

香港大學第一六一屆名譽學位頒授典禮首席法官李國能演辭

副校監、校長、大學成員、各位嘉賓：

本人謹代表本屆領受名譽學位的人士，衷心地感謝大學頒授這崇高的榮譽給我們，以及對我們的嘉獎。能夠獲得這所著名的大學頒授名譽學位，我們感到非常自豪。對於這項殊榮，我們定必珍而重之。

本屆其他幾位領受名譽學位的人士，都是在不同的領域中成就卓越，貢獻良多的才俊。與他們一同接受這項殊榮，我實在愧不敢當。我的祖父及妻子都在這所大學畢業，故此我亦感到高興萬分。我的祖父修讀文科。在大學於1916年12月舉行的第一屆學位頒授典禮中，他是28位獲得頒授學位的其中一員。

我在大學畢業及完成接受專業訓練後，投身社會工作已有三十多年。在此期間，世界經歷了重大的變化。尤其在科學、科技及醫學各方面的發展，實在令人歎為觀止。隨著冷戰時期的結束，蘇維埃及東歐集團的瓦解，歐盟的發展，亞洲的增長，以及我們的祖國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及強大的國家，世界政局已完全改觀。香港亦已回歸祖國，由一個殖民地轉變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並且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都市之一，享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這千禧新紀元，展望未來，我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隨著事務的全球化和資訊科技革命，在人類的各個活動範疇中，不但繼續會有急速的轉變，而且轉變的步伐極可能會越來越快。

我們要迎接未來的挑戰，創意及創新精神是謀求人類進步及福祉的要訣。教育將會比從前更為重要。能提供更優質教育的社會，便能為人民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以及使社會進步更為迅速。

各級的教育同等重要。事實上，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終身學習是必須的。過往我從擔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有關各大學管理的公職中，得到一些個人經驗，今日且讓我提出一些對高等教育的意見。這些意見和我現在擔任的職務完全無關，只代表我個

人的觀點。當中有些適用於一般情況，有些則與香港的情況關係密切。

大學所肩負的基本使命，是教學與研究。大學是一個學者社群。曾經有人提出精闢的見解，說：「大學應是一個開明、自由及用以學習的地方」。大學享有學府的自主權及學術自由。在文明社會裡，大學是至為重要的機構。

通過教學，學生不是只吸取很快便會過時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學生要明白社會的價值觀，知道如何終身教育自己，培養一個探索的頭腦，懂得發問，以及敢於挑戰傳統思想。大學透過研究，對於人類知識的寶庫以及心靈的啟發，作出寶貴的貢獻。

現在很流行把大學與大型企業公司比較，並把大學校長與公司總裁兩者的職責相比。固然，大學擁有大量資產和資源，必須有效及有效率地管理。毫無疑問，現代的商業管理手法及理論，亦可以有效地應用於管理大學。大學校長應具備的條件，亦必須包括卓越的管理才幹。

再者，社會現正投入大量資源在各級教育方面。香港在教育方面的經常性公共開支，略高於經常性總公共開支的20%，亦即略高於本地生產總值的4%。高等教育的開支則約佔教育方面開支的35%。既然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有關方面便應確保在公帑的運用方面有足夠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顯示社會資源的運用恰當。

說到這裡，有一點必須說明，也必須強調的是，大學與商業團體有不盡相似之處。由於大學使命的性質使然，我們不能完全把它當作商業團體看待。大學沒有可謀取的利潤，而我們亦不能把學生看作生產單位。大學的成果在很多方面是無形的，無法以金錢或物質單位衡量。知識領域的擴大，和人類智慧與心靈的啟發，實在是無價的。

就香港而言，對於高等教育的支出，各界的意見不一。有些人士認為相對於外國的院校來說，本港院校的費用太高，但有些則不以為然。也許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也需要考慮本港一般的生活水平，討論才有意義。

本港的高等教育，在90年代初期經歷了急速和前所未有的擴展後，現正處於鞏固期，我們首要的工作是致力保持及提高質素。擴展期間，香港經濟十分繁榮，政府的收入充裕。現時香港經濟經歷調整，故此在撥款方面較為嚴緊，這是可以理解的。

在世界每一個角落，削減高等教育經費均會引起爭論。對專上院校而言，削減經費固然或會引起困難，亦使院校的管理能力受到考驗。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削減經費也許是合理的。

然而削減經費的目的，是為院校的制度減肥（如果院校實在有餘的話）。重要的是，我們可去蕪存菁，但切不可傷及骨幹。有一點我們必須緊記：要判斷還有多遠就會觸及骨幹，也許並不容易。這個微妙的問題，非要小心判斷不可。

踏入鞏固期，關於合併的提議常有聽聞。至於合併是否可以勉強成事，實在令人懷疑。成功的合併，只可建基於牢固的聯繫和共同利益上。設立多間專上院校的好處是多元化，若社會上全部專上院校都追求成為同一類院校，擔當同一角色，對社會來說不會有好處。不同的院校在高等教育的範疇中擔當不同的角色，可起相輔相成之效。

政府撥款而言，現在是考慮放寬撥款規則和慣則的適當時候，使院校在資源運用上有較大的彈性。例如，為了吸納最優秀的人才，可容許院校在僱用條件上作出更彈性的處理。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是院校因收生不足而影響撥款的問題：即是院校為了維持嚴格的水準，而拒收一些不合格的學生，因而學生人數的目標無法達到，撥款數目亦因此受到影響。如果計算經費的撥款公式，只根據收生數目而定，而沒有任何彈性容許院校考慮其他因素，那麼，如果院校因要維持嚴格水平而未達收生人數的目標，所獲撥款便會被削減。面對這個問題，有關方面可以考慮，讓院校在維持嚴格的水準的前提下，在處理學生人數目標方面有更大的彈性。

由於很多其他撥款需求與之競爭，可用於高等教育經費的公帑是有限的。很多外國的一流大學，全部或大部分的經費都是來自私人方面。在我們這個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有很多人士慷慨捐款，但是我們的大學現時主要的資助並非來自私人方面。香港過去作

為一個殖民地，可能被認為只是一個暫借的時空，出現上述的現象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香港現已回歸祖國，這是我們自己的地方。我們的社會很有希望可以逐漸建立另一個傳統：市民會為我們的大學提供更大的資助。

這些是我對高等教育的一些想法，同意的或會認為我這位前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尚有一些見解與大家分享，不同意的或會認為說出這些想法的人跟高等教育的現況有點脫節。我只希望提供一些想法，以備所有關心高等教育的人士參考。

副校監、校長，貴校今年將慶祝成立九十週年。貴校的抱負是成為國際門牆；拓宏基於亞洲，領群倫作導航，「恆以教研為本，力求卓越為綱；開科技之前線，創學問之新彊；育才並重德智，培植社會棟樑；得天下英才而施教，授終生學習之良方。」

欣逢貴校成立九十週年，我謹聯同各位領受名譽學位的人士，向貴校衷心道賀。我們深信貴校必能竿頭日進，實現理想。在此謹祝鴻圖宏展，謝謝。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